

# 谷雨时节访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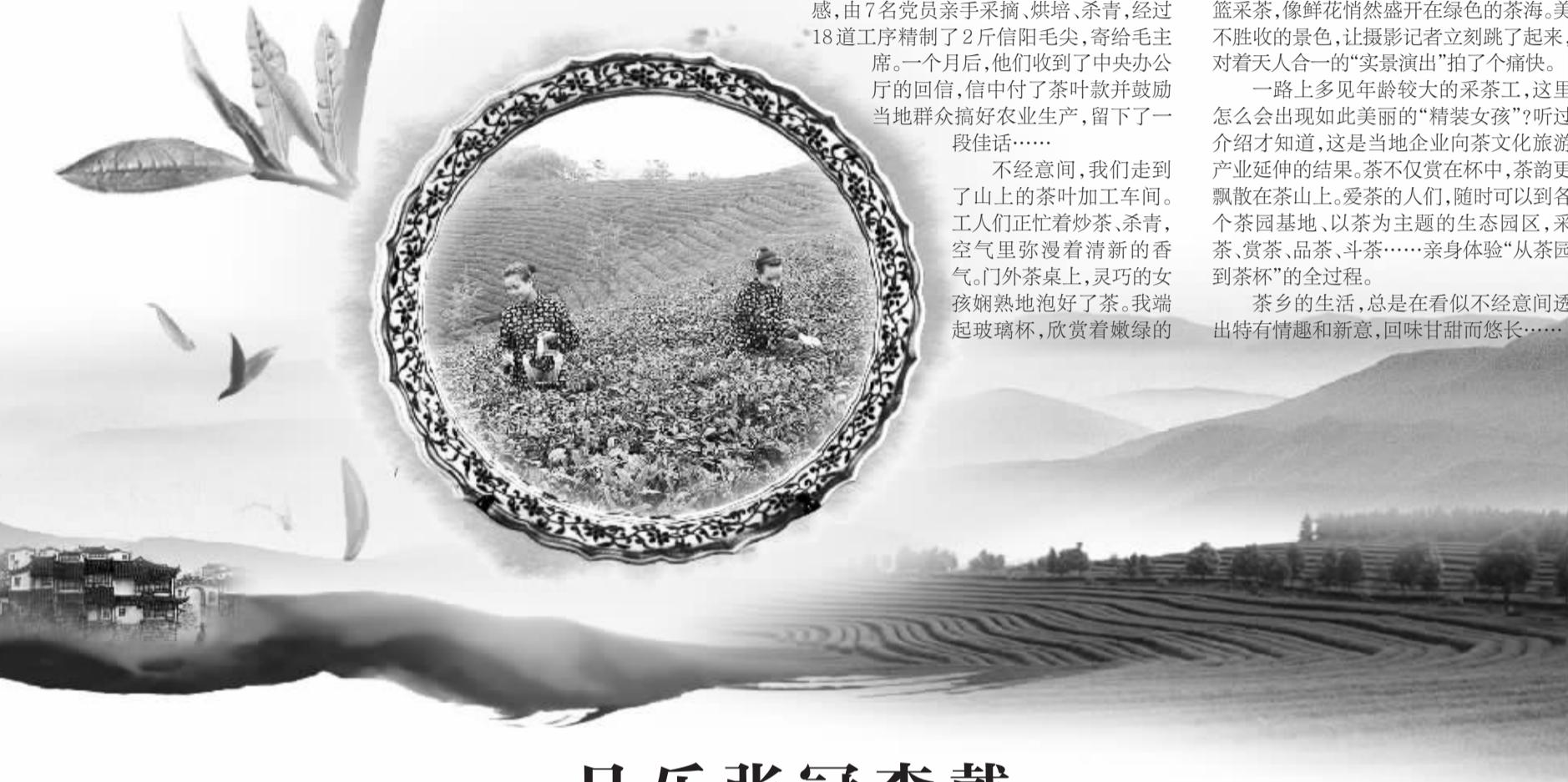
□ 党涤寰

是精心安排还是不期而遇?我恰巧赶在“谷雨”这天来到美丽的茶乡采风,而且,今年信阳的第一场大雨也在前一夜下了个通透。

远山近水,清新如画,湿润的空气中透着淡淡的清香,茶乡之行因此又多了几分诗意。

4月20日下午,我们分乘两辆大巴从南湾湖畔启程,沿着环湖公路向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地行进。

在浉河区董家河镇换乘中巴开始上山。30来岁的司机是当地人,常年往返茶山上下,他的车技是城里司机一时半会儿学不来的。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他的妻子,他们五、六岁的儿子也跟着车,趴在妈妈身后玩耍。一家人偶尔递上几句话,外地人虽听不懂,却能感受到茶乡方言的温润柔软。



## 且乐张冠李戴

□ 刘绍义

走南闯北游东逛西多了,就发现名人笔下的游览胜地与实际情况多有不同,有的是地点有异议,有的是细节有出入,有的是时间不吻合,有的是传说有讹变……苏东坡苏老夫子人家就是精明,发现自己游览的赤壁不是真正的三国古战场,迅速来了个“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如果有差错,那是听别人说的,一个“人道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前年我去湖南岳阳,在岳阳楼后面,见到一座小乔墓,起先以为是一个同姓之人,听了解说员的解说,才知道那就是周瑜的妻子。据史料记载,周瑜是在赴巴丘(今岳阳)任太守时箭伤复发,死于途中,小乔痛不欲生,扶柩东归,寂守墓庐,抚养遗孤。小乔何时辞世,史志均无具体记述。小乔

是葬于周瑜安徽老家,还是回到周瑜赴任之地,众说纷纭。我更倾向于她葬在安徽老家。因为1978年国家文物保护局曾授权安徽省文物保护局组织专家组,对七处周瑜墓的真伪进行实地探测、考察,最后专家认定:湖南岳阳、江西新淦,以及安徽的居巢、芜湖、宿松等地的周瑜墓均为“衣冠冢”、“纪念冢”。但小乔墓的解说员说得眉飞色舞,言之凿凿,那双忽悠人的眼睛一瞪一瞪的,让人又不得不信服。

其实出于对英雄的崇拜,这样的事情都无可厚非,但要说河北秦皇岛“天下第一关”的匾额是王羲之写的,就有点不伦不类了。也许当年写此匾额的明代成化进士萧显的字写得大好太漂亮太像王羲之的字了,弄得当年侵华日军差一点没有把它偷走,要不是当地老百姓极力保护,说不定这块匾额早跑到东京的博物馆里去了。

其实弄清这个问题很简单,今日的山海关并不在秦代修建的长城上,它是明代在这里设立卫所之后才建的,明代修建的城楼,怎么会由晋代的王羲之书写匾额,这不是无稽之谈吗?与之相比,泰山的“五松亭”也让人啼笑皆非。本来是一个秦代官阶的名称,如今却成了五棵松树,你说有没有意思。

当年秦始皇封禅泰山时,遇到了暴风雨,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下避雨,事后,秦始皇就把这棵为自己遮风挡雨的松树封为“五大夫”。后来人们以讹传讹,就把它说成是五棵大松树了。其实,“五大夫”是秦朝一个官阶之名。到了清朝雍正八年

芽尖在水中升腾、飘散,而后慢慢旋转下沉,姿态轻盈曼妙,茶汤鲜亮透绿,香气袭人。轻啜一口,一股带着栗香的甘甜瞬间滋润了舌尖……

下山时,天空又开始星星点点飘起小雨,闲适的村民坐在路边屋檐下喝茶、聊天、发呆,远处茶园里有伞花在轻移……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慢生活,只是我们的脚步还无法停下来。

途中的短暂停留,再次给大家一个惊喜。

浉河港乡白龙潭村,是南湾湖的源头所在地。文新茶叶公司在这里建起万亩生态茶园,绵延不断,蔚为壮观。蒙蒙细雨中,我们沿着茶园里的水泥小路蜿蜒前行,忽然一道美丽无比的风景出现在眼前——几个身着蓝白色印花衣裤的女孩正挎着小竹篮采茶,像鲜花悄然盛开在绿色的茶海。美不胜收的景色,让摄影记者立刻跳了起来,对着天人合一的“实景演出”拍了个痛快。

一路上多见年长较大的采茶工,这里怎么会如此美丽的“精裝女孩”?听过介绍才知道,这是当地企业向茶文化旅游产业延伸的结果。茶不仅赏在杯中,茶韵更飘散在茶山上。爱茶的人们,随时可以到各个茶园基地、以茶为主题的生态园区,采茶、赏茶、品茶、斗茶……亲身体验“从茶园到茶杯”的全过程。

茶乡的生活,总是在看似不经意间透出特有情趣和新意,回味甘甜而悠长……

味道

奔走不忘

吃春鲜

□ 王晓

对一个真正讲究的人来说,不时不食,不地不食,时令和地域对食材的影响最大

前几日去苏北出差,事情办完,朋友叙情,带我去她家,淮河边上的一个小村落。临近中午,朋友的母亲在地里干活被庄稼叫了回来,惊讶又慌张,不晓得做什么吃是好,朋友说随便吃一口,一会就走。老母亲在厨房,院外旋风样奔忙,一刻工夫,端上一盘饼子,干面摊的,可劲放油,表皮金黄,内里泛绿,朋友眼睛放光,惊呼柳芽饼,卷一张递给我,自己的一张也卷好了。刚放叶的柳芽儿采下,开水焯去苦,和面放盐加鸡蛋,坐锅走油,薄薄摊,咸生味,油去涩,味道好极了。淮河边,水好,地好,柳芽也好。

去年的这个时候,在浙江安吉,就是电影《卧虎藏龙》里的竹海所在地。三天旅程,顿顿有笋,不厌,原因当季当地,我们在恰当的地点遇见了最好的竹笋:竹笋炒酸菜,开胃;竹笋煨排骨汤,脆爽;竹笋烧五花肉,丰腴。安吉产大块头笋,野生,纤维粗,极素,遇肉脂的荤腻,来不及矜持,一下子就从了,二者情投意合。

这个时候,我潮荡纵横的家乡,螺蛳在大家小户的餐桌上大行其道。河螺居多。故乡河里塘里螺蛳多啊,淘米洗衣,沿青石板随手一捞就是一大把。现在也是。捞上来的螺蛳先放在清水里,滴两滴香油,养上一夜,吐去秽物,用剪子剪去尾巴,放入葱姜辣椒爆炒。仲春时节,潜伏到泥土里冬眠的螺蛳,终于爬出泥土活动筋骨了。刚爬出土的螺蛳泥腥气小,休养生息一冬,肉质肥美。更关键的是,这时候的螺蛳还没有产子,壳里没有小螺蛳,不会一口吸下去,满嘴小螺蛳壳,因此有“清明螺,赛肥鹅”的说法。春韭初割,根紫叶碧,与黑中带黄的肥嫩螺肉爆炒,色泽清新,香气撩人,端上桌就空盘。

除了河里的小螺蛳,庄外的千亩芦苇滩上,更有小孩拳头大的田螺。小学时春游,不需要带菜的,去割老人家的脚窝塘里,有的是大田螺,芦苇窝里总能找到养鸭人漏捡的鸭蛋,还有野鸡蛋,烧田螺,田螺炖蛋,鲜美无比。春游结束,拾一些田螺带回家,让妈妈做田螺塞肉。邻居家有亲戚在大上海,一次春天去做客,没什么礼物,带了一篮子大田螺,上海亲戚稀罕得很,也会吃,将田螺生肉挑出,剁碎,和猪肉馅搅拌,塞回螺壳中上锅蒸煮,味道香死人,这就是田螺塞肉。家乡人一学就会。后来,芦苇滩上的大田螺成麻袋运往大上海,这回不是走亲戚,是销售。

这个休息日,和二姐约好,回乡下老家做“辗转”(又有地方叫捻转)吃。她嫁了个豫西人,青麦灌足浆的季节,不吃一次“辗转”,那人思乡病就治不好。我尝过鲜也念念不忘,二姐每年做都要把我叫上。要熟未熟的青麦割回来几捆,用手来回搓,去掉糠壳,上锅蒸,麦粒离皮后,凉一凉,再搓掉最后一层皮,然后上石磨,辗转成颗粒状,可以加醋蒜凉拌,也可以和西葫芦、黄瓜小炒。因为需要青麦仁、小石磨,更因为做辗转麻烦,二姐一年只展示一次,隆重里有仪式感。家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是一个人的生命密码。走到哪都不会忘。

脚步再匆匆,也不能忽略春天里大自然的馈赠,我说的这些春鲜只是一二,那些记忆里带给我们抚慰的当季食物,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吃法更多,高手潜伏在民间。

邻居老两口,为吃一顿马齿苋包子,早上坐车去郊外,舟车劳顿,辗转一天,拎回一小包马齿苋,此时离包子吃到嘴还有一段距离,从做到吃的過程越繁复,滋味越绵长,老两口享受的就是这个浓稠的像蜜一样的过程。

## “春帆楼”与“李鸿章小道”

□ 丁红



说起日本的“春帆楼”,大多数读者可能并不知道,但提到《马关条约》,略知中国近代史的人无不知晓。“春帆楼”就是当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署地。

借出差之机,我和朋友一起驱车穿过北九州门司与下关之间的关门海峡隧道,到下关(古称“马关”)实地参观“春帆楼”。

“春帆楼”建在临海的一处小山坡上,掩映在浓密的树木之中。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阔大,却也有些腾空凌飞之势,带着日本式的素雅简明。原楼已毁,现在原址上复

建的是一座两层木结构小楼,里面复原了《马关条约》谈判时的场景,连座位顺序都是按原样摆放的。如今院子当中还伫立着时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等人的塑像。

旁边后建的一座规模较大的新“春帆楼”,是下关市屈指可数的高级宾馆。

“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此楼所处之地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可供休养的温泉。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当年的伊藤博文经常在马关

一带活动,不时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一日,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碧波之上的点点渔帆令其感动不已。联想到自己别号“春苗”,伊藤博文便为此店取名“春帆楼”。选择此地作为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的地点,想必伊藤博文是要拼死吃下清政府这条“河豚”,正如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所作的一样。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春帆楼”下赫然立有“李鸿章小道”的路牌。依此指引,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一人多宽的小路,地上的灰砖凹凸不平,一边是铁栅栏,另一边是水泥墙,周围杂草丛生,有几座简陋的民居,却不见一个人影。我们不敢贸然前行,犹豫不决之际,只见前方铁栅栏上有一木牌,上面写着:“在出席为结束日清战争举行的媾和会议期间,清国全权大使李鸿章为躲避危险,利用此道往返于住处(接引寺)与会场(春帆楼)之间,故此得名‘李鸿章小道’。”

我们沿小路来到当年李鸿章一行“下榻”地——“接引寺”。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没有一丝百年前的痕迹。寻觅之间,见一位身着黑色袈裟的僧人,提着小箱子,从刚刚停稳的汽车里向我们飞奔而来。他扔下手中的箱子,兴冲冲地指着寺庙正门顶部的木雕说:“龙,龙,中国的。”原来,这位僧人是“接引寺”现在的住持。也许是平时很少有人来的缘故,看到来客十分兴奋。当知道

我们是中国人时,更是兴奋热情,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他的寺庙和寺庙山门上的木雕龙。当我们问及历史上可曾有中国官员在此地居住时,他说小时候听一位曾往寺里给李鸿章送过茶水的老人讲过此事。

当年,李鸿章等人原本是每天走“春帆楼”前的大道,往返于“接引寺”和“春帆楼”之间的一天下午,李鸿章返回“接引寺”途中,遭到一名日本“浪人”的行刺。事后,日方专门安排了“春帆楼”直通“接引寺”的山间小道,并在沿途设置了严密的保安措施。此后谈判期间,李鸿章等一直行走于此道。

日本人以“李鸿章小道”命名此道,是对其表示敬重,还是嘲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日本人的心思难以琢磨。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每天走在这条仅有数百米长小道上的李鸿章,其脚步一定不轻松。战场上已经惨败,谈判桌上又岂能占上风?

今天我们重走这条“李鸿章小道”,恍如走过百余年前的近代中国屈辱历史。“接引寺”的阶梯和山门依然是百年前的旧貌,百年风雨的洗礼使得阶梯坑洼洼,山门似乎也摇摇欲坠。当年在此“下榻”的李鸿章,大概也是夜不能寐吧……

域外